

《華盛頓郵報》巨作：基輔保衛戰

遠見所望

距離烏克蘭首都以北三小時車程，在白俄羅斯過境點附近，一架神風無人機的彈片，像冰雹一樣砸穿了下班後烏克蘭邊境警衛們睡覺的帳篷。

維克多·德瑞維揚科醒來時感到滾燙的疼痛，全身灼燒。當他試圖擦臉時，血從他的手上流了出來。一塊金屬穿過了他的手臂和胃部，進入了心臟周圍的肌肉。

分隊副隊長德瑞夫揚科說：“我搞不清方向，直到第三次爆炸，我才從床上掉下來，至少想找個地方躲起來，因為爆炸還沒有結束。”

這是2月24日凌晨4點15分左右。幾個小時前，德瑞維揚科和其他烏克蘭警衛還有點不屑，拿拜登說俄羅斯會打來的警告開玩笑。現在他們成了俄羅斯的第一個目標。

幾分鐘內，俄羅斯導彈開始從發射裝置中飛出，轟炸了烏克蘭的防空系統、雷達系統、彈藥庫、機場和基地，戰爭之聲響徹了整個清晨。

幾乎與此同時，烏克蘭內政部長丹尼斯·莫納斯蒂爾斯基被自己的手機鈴聲驚醒。最近幾天，每當他睜開眼睛看到晨曦，就會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因為他意識到新一天到來，意味着俄羅斯沒有打來。

這一次，天還是黑的。烏克蘭邊防部隊負責人在電話中告訴他，部隊正在烏克蘭東北部的三個地區與俄羅斯人作戰。

這並不是許多烏克蘭高級官員預期的，僅限於烏克蘭東部的有限攻擊。

莫納斯蒂爾斯基掛斷電話，撥通了總統澤連斯基的電話。

“已經開始了，”莫納斯蒂爾斯基告訴這位烏克蘭領導人。

澤連斯基問道：“什麼？”

他說：“從不同地方同時發生襲擊的事實來看，肯定了。”

他告訴澤連斯基，像是一場全面入侵正在逼近基輔。莫納斯蒂爾斯基後來回憶說：“在最初的幾分鐘里，他們對我們的防空系統進行了可怕的打擊，對我們的軍隊整體來說，那是很可怕的打擊，彈坑足有20米高，沒有人見過這樣的彈坑。”



莫納斯蒂爾斯基說，當時每個人面臨的問題是：“敵人那只巨大的拳頭能打多遠？”

如果俄羅斯人能夠奪取烏克蘭的權力，或者至少讓烏克蘭人在恐慌中逃離，這個國家的防務將很快瓦解。莫斯科可以建立一個傀儡政府。

這就是克里姆林宮的計劃。

在接下來的36天里，相反的事情發生了。基輔內外發生的事情，將成為普京22年統治期間最大的外交錯誤。他對基輔的襲擊，立即改變了歐洲針對俄羅斯的安全架構，並使他的國家處於冷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孤立程度。

令世界驚訝的是，對烏克蘭首都的多輪進攻，最終以俄軍耻辱性的撤退告終，普京花費數十億美元重建的俄羅斯軍隊存在的深層次系統性問題，集中暴露了。

儘管俄羅斯戰爭計劃會出現缺陷，但基輔之戰的結果此前遠未確定。這篇關於烏克蘭軍隊如何保衛和拯救首都的報道，是基於對100多人的採訪，包括澤連斯基和他的顧問、烏克蘭軍事指揮官、志願民兵，以及美國和歐洲的高級政治和軍事官員。

事後復盤表明，儘管烏克蘭政治領導層淡化了被全面攻擊的可能性，但烏克蘭軍方已經採取了很關鍵的步驟，以抵禦俄羅斯的初使攻擊。指揮官們已經將人員和設備撤離了基地，儘管在很多情況下，他們自己也對即將發生的事情心存疑慮。

烏克蘭部隊缺乏足夠的武器、彈藥和通訊設備。但他們擁有戰鬥意志，這種意志超越了烏克蘭士兵，延伸到了普通平民。

最重要的是，延伸到了總統自己。

守軍還利用了基輔周圍的地形：茂密的森林，狹窄的道路，蜿蜒的河流，這些都有利於他們的游擊戰術，以及天氣轉暖使土地解凍，導致俄國車輛陷入困境。

尤其是作為基輔西部邊界防線的伊爾平河，當烏克蘭軍隊釋放水壩淹沒河岸時，有助



於保護基輔。

那些為拯救基輔而戰的人，也從克里姆林宮的關鍵誤判中獲益。克里姆林宮基於對烏克蘭軍隊的勇氣、澤連斯基政府的持久性和烏克蘭人民抵抗決心的錯誤假設，啟動了戰爭計劃。

最終，俄羅斯人沒有佔領基輔城市範圍內的任何領土，而是在首都外圍滯留數周後撤退。

戰爭開始時，普京在475英里外的莫斯科，身穿黑色西裝，系着栗色領帶，坐在一張木製辦公桌前，在電視上宣佈了他所謂的將烏克蘭“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的“特別行動”。

普京說，莫斯科已經“沒有其他機會來保護俄羅斯，除了我們今天被迫利用的這個”。

演講結束時，基輔各地響起了爆炸聲。烏克蘭第一夫人奧萊娜·澤連斯卡說，她在床上翻了個身，發現丈夫睡覺的地方空着。她起身走過去，發現她正在穿一件炭灰色的西裝和白色襯衫，沒打領帶。

“發生什麼事了？”她問道。

“已經開始了，”澤連斯基回答。在去辦公室之前，他看了看孩子們的臉，一個17歲，一個9歲。澤連斯基說，他不禁想到，俄羅斯的導彈正在

“飛過我的孩子，飛過我們所有的孩子”，數量難以想象的烏克蘭人即將死亡。

他認為，經過數月的虛假外交、扮演受害者以及在國際舞臺上撒謊之後，俄羅斯做出的選擇有失體面。他確信烏克蘭人

和他一樣憤怒，他們會戰鬥。

澤連斯基召集他的高級顧問開會。他們決定，部分內閣成員，包括負責警察和國防的官員將留在基輔，而其他人將被轉移到烏克蘭西部。當邊境監控攝像頭捕捉到數百輛俄羅斯坦克和其他裝甲車隊進入烏克蘭時，官員們睜大了眼睛。

這些坦克和裝甲車排成縱隊，讓人想起二戰時期的進攻。它們來自北部的白俄羅斯，來自東部的俄羅斯。來自南部的克里米亞。

莫納斯蒂爾斯基說：“整個地圖都是紅色的，需要注意。”

俄羅斯人進入了已經廢棄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周圍的危險區域，烏克蘭邊境警衛部門負責人維塔利·雅沃爾斯基後來發現了證據，表明他們在放射性土壤中挖了溝，吃了他們在附近樹林中射殺的受污染的鹿。

俄軍的目標是滲透並佔領基輔，這個有着數百年歷史的大都市，在第聶伯河畔有着金色的圓頂。諾夫哥羅德的奧利格在中世紀佔領這座城市時，宣稱它是“羅斯城市之母”，這座城市與俄羅斯有着共同的過去，莫斯科曾利用這一點來破壞烏克蘭的主權。

普京曾把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描述為，被蘇聯的故意安排和西方的干涉分離的民族，為發動戰爭編寫新版本的歷史創造了條件。

基輔的清晨，澤連斯基開始打電話，與拜登、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通話，尋求幫助。幾個小時後，他坐在一張桌子前，錄制了一段視頻給烏克蘭人民。

數百萬烏克蘭人曾認為，襲擊基輔是不可能的，現在他們醒來時看到了爆炸，震驚地擠進了自己的汽車。

他說：“今天我要求你們每一個人保持冷靜。如果可能的話，請待在家里。我們正在響應。軍隊正在響應。烏克蘭的整個安全和國防部門都在響應。”

他承諾將在當天晚些時候出現，並與烏克蘭人保持定期聯繫，並向烏克蘭人保證，他們會保持堅強。他說：“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我們將擊敗任何人，榮耀歸於烏克蘭！”

在基輔市中心的政府大樓里，烏克蘭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里·葉爾馬克低頭看着正在響的手機。這是克里姆林宮打來的。

這位前娛樂業律師是澤連斯基身邊的固定班底一員，一開始他無法讓自己接電話。電話響了一次，然後又響了一次。他接了。他聽到了克里姆林宮副辦公廳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沙啞的聲音。

科扎克出生在烏克蘭，但很久以前就進入了普京的核心圈子。

科扎克說，烏克蘭人是時候投降了。葉爾馬克大罵了一句，掛了電話。

烏克蘭陸軍上將亞歷山大·瑟爾斯基愛讀書並善於思考，他是那種經驗豐富的軍官，會為所有突發事件做準備，即使是他認為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

基輔可能成為普京的首要目標的想法，與大多數烏克蘭精英的看法不符，甚至在武裝部隊內部都是如此。城市戰爭甚至會使最先進的軍隊感到為難。

瑟爾斯基回憶說：“說實話，想到俄羅斯領導人會發動如此肆無忌憚的大規模攻擊，我簡直無法想象。”

他曾在烏克蘭東部與俄羅斯及其分離主義代理人作戰，並在戰爭前被任命領導基輔的防務，“在我看來，如果要開始積極的敵對行動，他們很可能會從東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附近或邊境內開始。”

他說：“但我們是軍隊。”

他是烏克蘭軍方和政界的幾位高級官員中，詳細地談論爭奪基輔的戰鬥的人之一，其中一些是在首次接受大規模採訪時談到的，比如瑟爾斯基，“因此，不管我相信或不相信什麼，不管這一切看起來如何，我仍然在進行所需的活動。”

考慮到普京在烏克蘭邊境部署的兵力，瑟爾斯基斷定，如果俄羅斯人真的攻擊基輔，他們的縱隊將沿着兩到三條主要公路推進，這將是一場快速的、向基輔政府所在地進發的斬首行動。

克里姆林宮的作戰計劃認為，這座城市將只剩下軟弱的烏克蘭軍人，澤連斯基和他的部長們逃離時，烏克蘭軍隊將不知所措。

為了保護城市，瑟爾斯基組織了兩股力量，一股在遠郊，一股在首都。他希望外環儘可能遠離內環，以保護市中心不受炮擊，並讓俄羅斯人在通往基輔的道路上作戰。

瑟爾斯基將基輔市和周邊地區劃分為幾個區，並指派軍事教育中心的將領領導每個地區，建立了一個清晰的指揮體系，所有烏克蘭軍事單位和安全部門都要聽從指揮。

戰場上的軍官將立即做出戰術決定，而無需與總部協商。

大約在戰爭的一個星期前，烏克蘭軍方已經將戰場上的所有指揮所，都移向了俄軍可能推進的方向。瑟爾斯基還下令將包括直升機和噴氣式飛機在內的陸軍航空裝備轉移至主要基地，以遠離明顯的空襲目標。

然而，烏克蘭的坦克力量中，只有一個機械化旅第72旅可以用來保衛首都，對於這樣一個大城市來說，顯然是不夠的。瑟爾斯基說，

作為解決辦法，他下令所有軍事教育中心建立特別的臨時營，並將通常用於訓練的火炮系統帶到首都地區。

其中一些系統來自基輔東南部的迪維奇基訓練中心。幾年前，烏克蘭曾在這裡重新啓用了蘇聯時代的重型坦克，名為2S7 Pions，或“牡丹(Peonies)”。它們是火炮戰車，每個重46噸，攜帶203毫米榴彈炮，能發射240磅以上的炮彈，射程超過20英里。

瑟爾斯基命令炮兵在城外的東北和西北地區佔據防禦陣地，那里可能會遭到俄軍的猛攻。

基輔市長、前拳擊冠軍維塔利·克利欽科表示，事實證明，這一舉措至關重要，因為俄羅斯在戰爭剛開始的幾個小時就瞄準了這些系統通常部署的基地。

克利欽科說：“這個國家的領導層說不會發生戰爭，但軍方早就知道會發生。”

烏克蘭人基本上沒有公開他們的準備工作。美國國防部一名高級官員說，華盛頓對俄羅斯攻擊計劃的瞭解，比烏克蘭的防禦計劃更多，這加劇了人們對基輔將如何應對的懷疑。

這名官員說，美國官員懷疑，烏克蘭軍方在其政治領導層淡化戰爭可能性的同時，對分享備戰計劃持謹慎態度。由於討論的是敏感問題，這名官員要求匿名。

烏克蘭國防部長阿列克謝·列茲尼科夫說，他是不相信全面進攻即將到來的領導人之一。

歐洲官員一直向他保證，他們沒有看到美國和英國所看到的威脅。根據烏克蘭自己的情報評估，俄羅斯在邊境集結的兵力，也不足以佔領或佔領基輔这么大的城市。

列茲尼科夫說，2月22日，他與白俄羅斯國防部長維克多·克列寧通了電話，後者承諾俄羅斯軍隊不會從白俄羅斯領土攻擊，這是他作為一名軍官做出的承諾。

列茲尼科夫說：“他是個騙子。”

兩天後，戰爭開始後，兩人再次通話。列茲尼科夫聽到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緊張不安的聲音。他回憶說，這位白俄羅斯部長說，他是在傳達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的信息，如果烏克蘭簽署投降協議，戰爭就會停止。

列茲尼科夫說，他回答說：“我準備接受俄羅斯方面的投降。”

三

俄羅斯直升機低空掠過第聶伯河，旋翼葉片在河谷褶皺處切割着潮濕的冬季空氣。他們從白俄羅斯飛往南部的一個地方，在那里，這條河逐漸變寬，變成了一片平靜的廣闊區域，當地人稱之為海，然後他們來到了烏克蘭政府辦公區西北方向22英里的霍斯托梅爾郊區。

這些直升機中的卡-52“短吻鱷”攻擊直升機，率先向下方的安東諾夫機場（霍斯托梅爾機場的別稱）開火，這是一個有主跑道的設施。普京選擇的攻打基輔的橋頭堡，就是這個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1月12日訪問基輔時，警告烏克蘭人俄羅斯將試圖佔領的機場。

機場大門外的國民警衛隊基地指揮官維塔利·魯登科抬頭難以置信地看着。他說：“直到最後一刻，我都不相信，也許我不願意相信。”

在基輔，烏克蘭的軍事領導層已經進入了一個加固的避難所。國防通訊助手匆匆走過走廊，趕趕烏克蘭武裝部隊的二號人物葉文·莫伊錫克中將，問他當俄羅斯軍隊進入烏克蘭人的城鎮時，他們應該向烏克蘭人傳遞什麼信息。

莫伊錫克停下腳步，轉過身來。他說：“告訴所有人，殺死佔領者，殺死佔領者！”

烏軍一開始在霍斯托梅爾受挫。在俄羅斯派出運兵車之前，烏克蘭人在機場周圍建立的一些防空設施遭到了襲擊。瑟爾斯基說，機場的一名雇員的兒子被俄羅斯情報機構招募，透露了他們的位置。

幾周前，基地最能做好戰鬥準備的人員，連同他們的裝備，已被部署到烏克蘭東部的盧甘斯克地區，離開機場和基地時，還有大約300名士兵，其中包括正在服完烏克蘭義務兵役的應征士兵。許多人從未參加過戰鬥。

(接下頁)

